

中青年红学论丛

红楼梦文本与传播影响

段江丽 著



釵並題一絕云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都云作才

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纂成目錄

情僧錄東魯孔梅溪則題曰風月

則既明且看石上是何故事按那石上書云

東南一隅有處曰姑蘇有城曰閶門者最

中青年红学论丛

红楼梦文本与传播影响

段江丽 著



© 段江丽 20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楼梦文本与传播影响 / 段江丽著. — 沈阳 :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205-09416-4

I. ①红… II. ①段… III. ①《红楼梦》—传
播—研究 IV. ①I207.411②G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17024号

红楼梦文本与传播影响

段江丽 著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联系电话: 024-23284324/010-88019650

传 真: 010-88019377

E - mail: fushichuanmei@mail.lnpgc.com.cn

印 刷 者: 北京金康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 155mm × 230mm

字 数: 283千字

印 张: 21.5

出版时间: 2019年1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凌之 顾冰峰

版式设计: 贺天

封面设计: 谭惠文 刘伟

责任印制: 高春雨

如有质量问题, 请速与印务部联系 联系电话: 010-88019750

ISBN 978-7-205-09416-4

定价: 72.00 元

“中青年红学论丛”编委会

曹立波 中央民族大学文传学院 教授

陈维昭 复旦大学中文系 教授

蔡文祥 辽宁人民出版社 编审

段江丽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教授

苗怀明 南京大学文学院 教授

潘建国 北京大学中文系 教授

唐 均 西南交通大学外语学院 教授

俞晓红 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 教授

张 云 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 编审

总 序

向曹雪芹与《红楼梦》致敬

《红楼梦》自问世以来，拥有历代无数的读者，无论从哪个意义上说，都堪称经典中的经典。童庆炳先生在《经典的解构与重建——〈红楼梦〉、“红学”与文学经典化问题》一文中曾称其为“经典的‘长青树’”，很是形象。

在“浅阅读”“快阅读”“碎片化阅读”时代，普通读者已经很难静下心来深入阅读名著。但是，我们相信，经典的光芒就像太阳一样，是会被浮云遮蔽的。就《红楼梦》而言，近年来受热爱和受重视的程度，超出了许多人的想象。2015年，在曹雪芹诞辰 300 周年之际，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在第十二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加入了“《红楼梦》专项调查”的内容，以问卷及样本采集相结合的方法，对国民阅读《红楼梦》及相关作品的情况做了调查，在红学史上首次提供了《红楼梦》传播与接受的较为直观的数据材料。结果显示：近三成的国民阅读过一遍或以上《红楼梦》原著，超过半数的读者对《红楼梦》中的爱情故事印象深刻，近七成的国民读过《红楼梦》相关作品。《红楼梦》在当代国民中的影响及受热爱的程度于此

可见一斑。

近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长期科研项目中有“红楼梦研究年度发展报告”一项,大致分年度《红楼梦》图书出版述评、学术期刊类述评、报纸网络与新媒体传播述评等几个子项,研究报告刊于每年的《红楼梦学刊》第1辑。据统计,在2017年,中国内地及港澳台地区共出版各类《红楼梦》论著80余种;各类期刊、报纸发表的和学位论文中的红学文章总量达到1000余篇;各类红学活动精彩纷呈,微信公众号、门户网站、微博、朋友圈等各类自媒体上论曹品红文字更是多得无法统计。可以说,在当今中国,无论是传统纸质媒体还是网络新媒体,《红楼梦》都是文学名著中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之一,如果只从论文及论著数量考虑的话,甚至可以去掉“之一”两个字。

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红学正处于空前繁荣的时期。冯其庸、胡文彬、胡德平、张庆善等先生以专家学者和学会领导的双重身份一再呼吁、提倡的红学“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已然成为现实。对于文学作品来说,阅读、阐释与传播本身就是经典化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之一。可以说,“红学热”既是《红楼梦》经典魅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其经典地位得到进一步确定的重要推力。鲁迅论及《儒林外史》时,曾感慨“伟大也要有人懂”,《红楼梦》何尝不是如此!而要“懂”的前提是要读、要了解、要关注,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红楼梦》的读者、研究者,以及红楼文化的爱好者与传播者都为《红楼梦》的普及做出了贡献,都值得尊重!

但另一方面,在“红学”空前繁荣的同时,出现了一些“乱

象”，许多主观臆测、逻辑不通的观点不断“推陈出新”，比如关于《红楼梦》作者的“新论”，据说已经超过百种；对《红楼梦》所隐“真事”的玄想，也是越出越奇；甚至一些著名的“谈红论曹”人士也在推波助澜。一些出于个人喜好或一时兴致而提出的缺乏逻辑论证和学术理路的新奇观点，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并无大碍，但某些观点借助“讲坛”、论文或者专著等形式广为流传，由此造成广大读者对《红楼梦》的误解或不解，这是不利于经典名著的传播和深入解读的。至于一些地方政府机构，或是本身对规范研究不甚了解，或是有意将错就错，借一些缺乏起码说服力的“学说”为地方经济发展搭台，初衷或许是好的，于实事求是的学术原则却无疑是一种很大的伤害。这样，红学大繁荣的局面之下其实潜藏着严重的研究、解读失范的危机。

我国政府近年来在“两会”报告中分别提出“全民阅读”和“建设书香社会”的理念。这些理念的提出为文化复兴和价值体系重建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对于正在努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当代中国来说，读书并且读好书，读经典并且读懂经典，是一个包含着丰富人文诉求的时代课题。而如何以正确的方式更好地阅读经典并进一步研究经典，学者和媒体从业人员有责任起到正面的引导作用。

鉴于目前红学领域乱象丛生的现状，辽宁人民出版社以弘扬传统文化与学术精神为己任，决定邀请一批年富力强、在红学界有一定建树和影响的学者组成编辑委员会，从学术质量上把关，编辑、出版“中青年红学论丛”，希望持续推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当代中青年学者研究水平的红学著作，在大浪

淘沙的历史长河中,为这个时代的红学研究贡献优秀的研究成果。关于本丛书的宗旨,特做如下三点说明:

第一,本丛书作者将以中青年学者为主。如果采取历史阶段与时代的学术思潮、文化思潮乃至政治思潮相结合的角度,红学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段:第一个时段是1754—1901年,这一时期的红学主要是历史本事的提示或考证、《红楼梦》文本的鉴赏。第二个阶段是1902—1949年,这是现代红学的开端,梁启超发表于1902年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与王国维发表于1904年的《红楼梦评论》真正开启了现代红学之先声。第三阶段是1949—1978年,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体系在中国大陆确立了主导地位的时期,现实主义文艺观念与社会政治批判成为这一时期中国《红楼梦》批评与研究的最高标准。第四阶段是自1978年至今,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开启了思想解放运动,从红学史来看,也重新开启了《红楼梦》研究的多元化时代。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学术研究何尝不是如此?以红学研究第四阶段的主要参与者而言,代际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

以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梅节、蔡义江、胡文彬、吕启祥、刘世德、张俊、张书才、段启明、张锦池、陈熙中等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学者是从第三阶段走过来的人,同时又是第四阶段的开创者。他们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大都已经以选集、文集或者丛书的形式出版,有的甚至已经是多次再版,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已经成了推动《红楼梦》再经典化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了《红楼梦》经典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辈学者开疆拓土，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出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及以后的新一代学人，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文化环境、政治环境与前辈迥然有别，学术成果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新时代的烙印。这一批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尚处于自发的、松散的状态，尤其 60 年代出生的一批学者，他们处于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历史地位，成为红学研究薪火相传的重要一环。这批学人多年来的红学论文散见于各种报纸杂志，难见全豹；著作也尚无团队化、规模化的“丛书”形式出现。鉴于此，本丛书将作者对象定为 20 世纪 60 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中青年学者，希望化零为整，给这一批新时期成长起来的学者提供一个开放性的出版平台，展现与前辈学者不一样的“代际”红学的特点！

第二，本丛书推崇多元化的选题方向。如果从红学研究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蔡元培代表了索隐派、王国维开创了文学批评派、胡适开创了考证派，他们都对后来的红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蔡元培代表的索隐派以及胡适开创的考证派被余英时先生称为红学史上先后出现的两个“典范”；至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更是开以西方哲学与美学解读中国文学作品的先河，在小说研究史乃至整个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都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义。接着，周汝昌先生 1953 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将考证派红学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此后，1949—1978 年，海外红学研究有索隐派复活的倾向，中国大陆红学研究则如前所述，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分析方法占绝对的主导地位。1978 年以来，伴随着社会变革和思想解放，中国红研究与整个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一道，进入

了多元研究的全新时代。红学史第三阶段的学者们是这一新时代的开创者，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代表作其实都写于80年代以后。

本丛书所关注的20世纪6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中青年学者，正是在前辈们所开创的广阔道路上蹒跚学步然后再渐渐稳步前行，他们中的很多人更是与前辈学者有直接的师承关系。由于时代因素，中青年学者在传统国学功底方面，很难望老一辈学者之项背。但是，换一个角度，中青年一代自然也有其自身的优势。在继承前辈学人在索隐、文学批评和考证等方面所取得的研究成果之外，他们可以更方便地利用西方前沿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的一些合理因子加以重新检视、激活；再加上日新月异的资料检索手段，这些学者有条件事半功倍地掌握材料，并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接着往下说”。可以说，几代学人不断累积的研究成果、科技革新带来的新的研究手段、中西文化碰撞之下层出不穷的理论方法，以及具有新的时代特色的审美风尚等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产生出强大的推力，使红学研究得到全方位的开拓与推进，从而使老一辈学者开创的多元化格局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因此，本丛书立足于当下所呈现的百家争鸣、丰富多彩的红学现状，推崇多元化选题方向，不拘一格，鼓励形式多样的优秀著作出版。

第三，本丛书坚持规范的学术标准。我们旨在“推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当代中青年学者研究水平的红学著作”，所以本丛书对收入的作品自然有一定的标准。为了避免有失严谨、缺乏规范、违背科学精神的著作出现在本丛书中，编委会制订了如下标准：（1）不以作者的学历、身份、工作单位及研

究角度为限,只注重作品本身的水平如何;(2)选题要有一定的新意和学术价值,无论是新材料的运用,还是对现有材料进行重新的解读,都要提出具有一定原创性的独到见解和相对正确的总结评价;(3)作品要能体现作者在红学领域有比较宽广的知识和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对相关课题的先行研究和前沿状况要有相对全面的了解;(4)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论据要可靠充分,说理要逻辑严密,并且做到概念清晰、语言准确、层次分明、结构合理。总之,作品本身的意义和价值是我们的最高标准。

作为古代小说的巅峰之作,《红楼梦》凝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在艺术和思想方面均具有无与伦比的、广阔的意义空间,值得反复研读和深入挖掘。我们愿以读书人的兴趣与学者的责任心,为“曹雪芹与《红楼梦》”在当代的经典化进程尽一份绵薄之力,向经典致敬!

还需特别说明的是,该丛书在策划、出版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北京曹雪芹学会的鼎力支持,在此谨致由衷谢忱!

“中青年红学论丛”编委会

序

段江丽教授即将付梓的“红学三书”，汇总了她二十年来读红、研红的成果，这无疑是当前红学研究领域中一件不可小视的、令人欣慰的大好事。我愿借此机会向江丽教授表示由衷的祝贺和敬意。

所谓“汇总”，这里也仅仅就其行诸文字的文章而言，事实上，二十年来江丽的治红“成果”还有很多方面，如作为副主编编辑的曹学刊物，各种场合的红学讲座，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的红学论文……总之，二十年来江丽扬帆红海，为红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令我十分钦佩的贡献。

我有幸先睹为快——在贱寿八十生日的前前后后的日子里，愉快地阅读了“红学三书”之第一书《〈红楼梦〉文本与传播影响》的文稿。

此书分上下两编，共收录 18 篇论文。我不想说这部书稿如何“博大精深”、如何“新见迭出”，在阅读过程中却让我很自然地联想起我的老师郭预衡教授多年前一篇谈论治学的“专”与“博”之关系的文章。我想，如果说“论红”可视为“专”，那么，要真正“论”好，是必须有“博”的学养、知识和识见的。江丽的这 18 篇文章中，篇篇论红，但却篇篇见

“博”：心理学、叙事学、传播学、阐释学、域外研究……无不涉及。因此，“论红”就自然有了很多新意。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孤陋寡闻的老人，读后确实有呼吸到了新鲜空气的感觉。比如在关于贾宝玉的论述中，运用心理学而加以阐释，我以为就是很有意义的。宝玉为什么那样反感宝钗、湘云的“规劝”？这当然可以就义理层面做种种论述，而从心理学上来说，江丽指出，这正是一种“‘惧父’心理的延续”；讲到大观园，同样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指出，“大观园并不是无‘欲’的透明世界”，而贾宝玉“能将潜意识中的性情绪升华为高尚纯洁的怜悯与体贴，从而与‘皮肤滥淫’有了本质的区别”；还有，宝玉究竟何以自始至终亲黛远钗？这是一向众说纷纭的话题，而江丽则首先从心理学上分别阐释了钗、黛的“状态”，进而回答了宝玉或“亲”或“远”的选择……凡此种种，都不同于传统的“叛逆”与“卫道”的简单说教，而给读者以启发。

书中对某些问题的论析，很注重纵向的梳理。我觉得，那篇就《红楼梦》来讨论传统家庭中“女权”问题的文章，是写得很好的。该文实事求是地分析了男权社会历史的“特殊”状况，确认了家庭中“女性统治地位”的三个原因，而三个原因中的关键，则是女性个体“自身的能力”。从这个层面去理解《红楼梦》中的贾母和王熙凤等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无疑把阅读中的认识引向深入。

书中还涉及了另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即所谓的“左钗右黛”、“左黛右钗”以及“钗黛合一”。是啊，这是一个曾使读者“几挥老拳”的争论！但本书却绝无“参战”之嫌，而是居高临下，从《红楼梦》的“复调性”的特点出发，对这一现象

做了深入的剖析，指出，正是作品的“复调性”，“注定了读者的阐释（永远）存在多重可能性”。并从“人物自身的诉求”“作者的立场”“隐含作者的态度”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我以为是很有说服力的。而“复调性”，在本书作者看来，“正是《红楼梦》打破传统‘写法’的表现之一”。众所周知，所谓《红楼梦》打破了传统写法，恰恰是鲁迅先生的著名论断。

本书下编的第一、二两篇论文，堪称姊妹篇，分别从“旨趣”和“语境”两个方面论述了《红楼梦》早期脂批的阐释学意义。文章开篇即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第二回写贾雨村看到一副破旧的对联时，心想这两句话“文虽浅近，其意则深”。甲戌本于此处有脂评曰：“一部书之总批。”对此，江丽的文章认为，这条批语表明，在批书人心目中，“小说原文中‘文虽浅近，其意则深’这句话可以用来作为《红楼梦》这部书的总批语”。这就是说，早期批书人的最重要的观念，就是《红楼梦》文虽浅近，但却绝非等闲之作，绝非风月之书，而别有深意存焉。既然这八个字可视为“一部书之总批”，那么，几千条的脂评之主旨，亦在于此。江丽的这两篇文章，也正是在这个观念的观照下纵论脂批的“阐释学意义”的。

历史已经表明，《红楼梦》与红学早已走向世界。那么，域外的红学研究，无疑应该引起我们的极大的关注。本书下编收录的《日本“中国文学史”中的红楼梦》等三篇文章，正体现了这种“关注”。江丽教授曾访学日本，对日本的有关中国文学的研究，有着深切的了解。这样的“知识结构”，正是她撰著此类文章的学术优势。这几篇文章，不是对日本学者有关著述的简单介绍或提要，而是探索渊源、加以比较、予以评价。例

如，文中指出，笹川种郎的《支那文学史》中关于《红楼梦》的论述，基本上就是他的《支那小说戏曲小史》一书中“《红楼梦》”一章的概括和复述。但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文章又明确指出了二者之差异，并做了认真的分析。对盐谷温氏之《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中关于红学的论述，更予以较深入的分析。文章认为，视中国明清戏曲小说中之优秀作品为世界文坛之杰作的观点，在盐谷温时代已是日本学界之成说、共识，而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说，是盐谷温氏“空谷传音”之新论。那么，盐谷氏之创新之论究竟是什么？他对《红楼梦》又有哪些新的创见？江丽在自己的文章中都提出了完整的看法，予以较全面的评价。我以为，都是很值得我们认真的去阅读的。

我们过去谈论“论文”的写作时，常常说要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虽然不能算什么金科玉律，但其本意无疑是倡导作文章务求言之有物，避免空话连篇。我读了这18篇论文，最突出的感觉，恰恰是篇篇“言之有物”，感到有收获。因此，写了以上零零碎碎的文字。回头看了一遍，实在是不成体统，连“读后感”都算不上，更惶论为“序”耶。

我与江丽相识二十年了，她的导师周先慎教授更是我相与三十余年的好朋友。引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与江丽，亦如《红楼梦》里贾母对王太医所说的“原来这样，也是世交了”（第42回）。写到这里，想到这“红学三书”，先慎教授已经看不到了，不禁戚戚……

江丽治学勤奋认真，这是朋友们的共同看法。在我的心目中，“认真”，可以说就是江丽的品格，她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非常认真的。而我们这一代人所熟读的语录中有一句话说：世

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因此，我深信在我的有生之年，必然会看到江丽在治学的正道上继续前行，必然会看到她的新的探索、新的思考、新的成果、新的贡献！

段启明

2018年初秋时节

自序

——我的红学缘

记不清何时与《红楼梦》结缘。只记得，在大学期间的文学史课堂上，在报考硕士、博士研究生的准备过程中，在1993年硕士毕业留校至今的教学工作中，《红楼梦》均是重中之重。印象深刻的是，大学期间的“元明清文学史”课程结业考试有“崔张、杜柳、宝黛爱情比较”这样一道考题，当时的任课老师黄仁生先生给了我这道题以及这门课满分的成绩，这也是我日后硕士、博士阶段均选择以元明清文学为研究方向的重要机缘之一。

撰写有关《红楼梦》的论文，始于1998年博士生二年级中期考核之时。按相关规定，博士生学习期间需通过“综合考试”方能继续下一阶段的学习，俗称“中期考核”。我提交的中期考核论文题目为《试论宝黛爱情的哲学心理学内涵》，考核专家组成员除导师周先慎先生之外，还有北大中文系周强、陈熙中、马振方、张鸣、刘勇强等诸位先生。论文整体上得到肯定并顺利通过了考核，但是，老师们从选题意义、观点表达以及遣词造句等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恰切的批评和指导意见。我的